

# 战士的荣誉

陆 扬 烈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內容提要

本书从作者几年来所創作的作品中挑选了六篇比較好的短篇：“战士的荣誉”用日記的形式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一个新战士的成长过程；“海島上的‘日升园’”写海防部队的一个炊事班长，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海島上种植蔬菜的事迹；“边老大”通过一个漁民家庭的变化反映了解放后漁民生活的改善和解放军与漁民之間的亲密关系；“連长的‘未婚妻’”写海防部队反特斗争的故事；“軍人的眼睛”描写一个青年战士的警惕性；“一个女人告訴我的故事”写解放军对待俘虏的事情。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上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他除了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新颖的重要題材外，还能抓住人物的思想感情，加以具体、生动的描写和刻划。故事虽然都比較簡單，但讀了却很感人。

我們为作者出这本选集，主要想向讀者推荐这个新成长起来的作者及其作品，并以此鼓舞当前群众創作运动的开展。

### 戰士的榮譽

陸揚烈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78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理

\*

开本：787×1092 精1/32 印張：2 9/16 字數：58,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統一书号：T10077·786

定价(5)0.18元

## 目 次

战士的荣誉.....	1
海島上的“日升园”.....	16
边老大.....	33
連長的“未婚妻”.....	45
軍人的眼睛.....	67
一个女人告訴我的故事.....	70

# 战士的荣誉

四月十九日

将近中午的时候，船轉了个弯，就开出了大江口子。

活过了十九个年头，这回总算看到海了！心里真有說不出来的高兴。

海水慢慢綠起来，綠得像山上的松針叶子一样。它很凶地一起一伏掀动着。坐在船里，就像蕩在小学校里那个秋千架子上。我的头有点發暈，可是眼面前所有的景色都是新鮮的，它們把我吸引住了。

朝前面望去，海水是和天連在一起的，远远的那些云塊就像一長排望不到边的棉絮堆，都堆在那条交界線上。

这里一定就是海防前綫了！可真大呵！

那年臘月里，我們村的民兵队协助解放军剿匪，一連三个多月鑽在瑤夷山里。瑤夷山也算大了，不过土匪在对面山头上活动，总能看得到的。可是在这里，那些云堆底下躲几只船，怎么看得出来呢？

我正想着，有几个同志大惊小怪地喊叫起来：“看呀！兵艦，兵艦。”

我也急忙轉过身子去看。呵，真快！活像兩只水鷹在水面上扑开翅膀，連飞带游地搶到我們头里。那上面昂起脖子的大炮直轉动，我还沒有看够，它們就鑽进那些云塊里，剩下兩個越来

越小的黑点子。

真快！我还直瞅着它们留在水面上的兩道白帶子，不禁想起剛才的那个事情。我現在已替自己找到了回答：有着它們，蔣該死的強盜船在水底下也躲不住啊！以前我就羨慕這些帽檐后面飄着兩條黑帶子的水兵，這回可更對他們生出了一種敬意。

想着他們，我又聯想到自己，不禁替自己也高興起來。因為一到島子上，我也就和他們一樣地來把守祖國的太門了。

我知道，這次我當上這個國防軍是不容易的，我們全村只批准六個，平均二十四個人里才挑出一個！

那天下午，民兵隊長特地找我談：“可得好好干哪！別把我們民兵隊的光彩給毀了，要不立幾個战斗功回來，你可誰也对不起。”

還有長治、李炳生這些家伙，老用不信任的眼光瞅着我。他們沒有被批准參軍，心里當然會不服氣的。不過，不信任我……哼，瞧着吧，我又不是個怕死鬼，剿匪的時候還立過兩個功，這回當了國防軍，還有向後倒退的道理嗎？

“立不上战斗功，我就不再回來見你們！”臨走的時候我向他們說。我不是吹大牛，我要用自己的保證來監督自己。

## 五月二日

給隊長他們，還有給阿媽的信，都已寫好了，本來打算今天就寄走，考慮了一下，還是慢一慢吧。

指導員已給我們作了動員，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是修國防工事，我們連的活是打碎石子。

看樣子，軍事技術最近是不會學的了。我知道不學好本領，上級是不叫參加战斗的。那……真是！

## 五月四日

今天，是我們动工的日子。

工地在东面那个山坡上，四周都圍着高山，那些叫什么空气压缩机的一开动，周圍的山壁也馬上跟随着拼命地吼叫：“轟隆轟、轟隆轟……”再加上那一大批大鐵錘，敲打在鋼釘上發出来的尖叫声，真是腦門都像要給揭开来似的。

天也出奇地热，还只五月头，比我們里村六月天还要悶人。太陽晒起来，就像在頭頂上、背脊上煨着一盆火炭，汗水也像流不完似地，石粉末子揚起来牢牢地沾在身上，又是痒又是难受。

还有那副要命的風鏡，戴上吧，臉上的熱氣不斷冒上去，把人悶得就像給封住了鼻子和嘴巴；不戴吧，班長可不依呢！他已批評过好几次了，我知道班長是为了爱护我的眼睛。說实在的，碎石片濺起来飞进眼睛可不是玩的。好吧，戴就戴！

唉，最叫人操心的还是这打石子的活。

原先，我以为敲敲石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名堂，石子一塊塊不过軍帽大小，手里的小鐵錘只有四兩重，看起來比掄十二磅大錘刨大石塊的活，要輕便容易得多。

其实，真是事不經手不知難，那塊挨捶的石子，要不用手把它住它，一錘打下去，它就像長了翅膀一样飞出去。要是用手把它住它，不但別別扭扭地使不上勁，而且，一个不小心，錘子就会落到自己手上。今天只干了半天，我那只左手就給自己捶了十多下，到这会还在隐隐地痛着。要是老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說起产量，可更是“馬尾拴豆腐”——不能提！上級要求一个工作日打三十筐，我一个整上午還沒有打滿五筐，末了班長一檢查還有許多不合規格的。差太远了，这样的距离，到哪一天才能达到标准呢？

信，我决定不寄了，这回別說什么战斗功，就連这打石子的活也落后得不像話。那个保証难道真的要变成自己吹出来的牛了嗎？！

### 五月五日

昨天晚上，我們开了班务會議，主要是談談大家的經驗和意見。

我有什么經驗！五筐都沒有打滿，要算全班最糟的一个了；說到意見，不学軍事技术，心里总像是揣着个什么似的。

班長叫呂光介紹經驗。昨天上午，呂光打了十来筐，我們班算他最多，班長也沒超过他。

我来了这几天，除了班長，他就是最关心我的一个同志。他是我的組長，我知道他在渡江战役中立过一等功，在解放上海的时候入了党，我对他像对班長一样地尊重。

他的个子很高，身子又結实，好多同志都叫他“呂大个”，也有叫他“呂大嫂”的，因為他說起話來比班長还要緩慢，听他說話的人都要替他感到吃力。昨晚班务会上，他只談了几句，就把臉弄得紅紅的，我還沒有听出个名堂来，他已經介紹完了。

后来，班長說：干这活大家都沒有經驗，要靠大家去挖腦子，創造出經驗来。

我可拿什么来創造呵？！昨晚呂光講的經驗，今天我也沒用上，可怎么办？

### 五月八日

吃完晚飯，我照例先到俱乐部去轉轉。

那張“每日作業成績統計表”前，已經挤滿了人，我明知自己今天的产量和昨天差不多，我还是挤进去看了看。

有的飞机已經飛到二十筐的格子上了，呂光的飞机也在內。真不簡單，再几天可就要登上標準座了。

飛不起来的飞机也像比昨天少了一些。

站在最前面的一個同志忽然念起這些不光彩的名字來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來刺激人的，“……于楂子”……我腦門里“嗡”地響了一聲，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鑽進去。

我覺得大家都瞧着我，我急忙擠了出來。這真比打罵還難受。明天，拚了命也要打滿十六筐，至少打滿十六筐！

### 五月九日

一夜沒有睡好。

以前我很少會做夢的，昨天夜里，像是把所有的夢都集合起來了：我好像又回到里村，剛走到村口的石板橋上，長治、李炳生這些家伙不知從哪裏鑽了出來，一面譏諷一面挖苦，還死死地拉住我，我想逃走可怎麼也掙不脫他們的手。一會兒，我的老娘又哭哭啼啼地奔來，說我沒有出息，連她也被村里的人看不起……又一會兒，我又像站在俱樂部里，四周的同志都遠避着我，有的還指着我冷笑……

迷迷糊糊地，給這些討厭的夢弄醒了。天還沒有亮，可是再也睡不着了。

今天我確是把身上每一根汗毛都使上勁了。但是越用勁心裏也急得厉害，越急也就越會打到自己的手，真可恨極了！

上午把左手的大拇指給打出了紫血塊，下午又把手背給捶腫了。我也沒顧上痛，還是一股勁地下死勁捶，捶不開一塊小石头可真見鬼了。

休息時候，呂光把衛生員找了來，衛生員把我很严厉地批評

了一頓，还在手背上給貼了一塊紗布。呂光也不断地叫我不要急躁，他耐心地講了几个要領給我听，其实这几个要領我已听他講过好多次了。我也总覺得听是听，自己动起手来还是用不上。

还是我的腦子不开窍吧？太笨了！領会不进去。

晚飯后，到俱乐部一看，十四筐，比昨天只多打了一筐，还是落在最后面。唉！

手上的伤这时忽然也出奇地痛了起来。

### 五月十日

今天是星期六，沒有上工地。

上午，擦拭武器。十点半的时候，我們全排同志排好队，等候排長來檢查。

我的冲鋒槍得到排長的表揚。排長还批評兩個老同志，說：老兵不如新兵，不害臊！

我心里一高兴，就有点把昨天的事給忘了。我想：我到底是一个兵，一个战士嘛！我又不是个石匠，战士是拿武器来保衛祖國的——在新兵訓練隊我們就是这样宣誓的。

但願上級馬上就叫學軍事技术，哪怕火里水里，我都不怕。

吃过午飯，开团小組会。

我把自己想的都說了出来，哪知道黃悅和聶應龍就給我批評、分析开了：說我根本不是腦子笨，不是領会不进去，而是思想有問題，不願意去領會！又說我不想把任务完成好，不願參加修國防工事，就是不爱祖國！

我簡直气炸了。我不爱祖國，我到这島上来干什么？我不想把任务完成好，我手上这伤疤是狗咬的嗎？但是，我还是压抑了自己。指導員說過：对待別人的批評，應該在自己心里反复考慮，最不應該的是当面來一番解釋，或者來一番反駁甚至頂起

来。

后来，小組長說了：“于楂子同志对修国防工事的意义是認識不足的，不过也不能說他是不想把任务完成好，也不能說是不爱祖国。”

晚上开晚会，班長叫我上去唱个家乡的小調，我推說喉嚨痛。我是很喜欢唱小調的，可是今晚上怎么也提不起这个兴头来。

### 五月十一日

把内务整理好，有的同志請假上那个东园鎮去了；有的到山后去洗衣服；也有的上球場，家里静悄悄的。

前次写好的信，那天給我撕毀了，这回总觉得不太好，信总應該写的。

拿出信紙，可向他們說些什么呢？

指导員来了。我急忙站起来，他笑笑把我拉在一張長凳上坐了下来。指导員說：

“沒上东园去逛逛？”

“我守家呢。”我有点忸怩地說。

指导員拿出香烟讓我抽，我說我不会。

“对，小伙子还是不学这門‘本事’的好。”

他朝我笑了笑，就給自己点着一支。我不知道又为什么不好意思起来。

“你在里村是个民兵小組長，是吧？”

提起民兵队，我的勁头就大起来。談着談着我也不再感到拘束了。我把怎么成立民兵队，怎么學習放槍，又怎么协助解放军搜山活捉了严百万，打死了血算盤……都仔細地說出来。

“你們里村的民兵队可不簡單哪！”

听了指导員的贊揚，我突然渾身感到不安。

“……別把我們民兵队的光彩給毀了……”

隊長的話像在我耳朵里响着，我不禁低下了头，心里懲得厉害。

“他們給你来信了。”指導員摸出一封信来交給我。

真的，这是長治这家伙的筆迹，我一看就知道。不过我的地址，他們怎么会知道的呢？——唔，一定是小賀写信告訴他們的。

指導員說：“拆开念念，看庄稼長得怎么样了。”

庄稼很好。今年区里还打算修水庫，这下子我們合作社的旱地都要变成水田了……他們又說：“于楂子，你在前方战斗里立功，我們在后方生产上立功。咱們挑战，看誰先挂上獎章！”

指導員掐死了香烟，朝我看了看，慢慢地說：

“战斗里立功是光荣的，不过把光荣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那是要不得的——你說，黃繼光扑到槍眼上，是为了想当上特等英雄嗎？”

指導員又說：“你回想一下：你們协助解放军去搜山，是为了剿土匪，还是为了民兵队立那个集体功？”

那次剿匪，先想要活捉那千刀万剗的严百万和血算盤，誰也沒想到以后会立什么集体功。指導員像已听到我心里想的似的，他又問我：

“那你这次到海防前綫來，是为了保衛祖國的呢，还是先为了立上战斗功讓自己光彩光彩的呢？”

接着，指導員又給講了許多道理：为什么先不叫我学軍事技术，而來参加修这些工事。

連長在外面叫指導員，指導員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說：“好好想想，想通了，你的产量就会提高——一个人的进步就是这样

得来的。”

是来保衛祖國的呢，还是为了立上战斗功讓自己光彩光彩的呢？报名的时候我自己口口声声說：“为了保衛祖國社会主义建設！”入伍的时候也是这样宣过誓的。这回难道要变卦嗎？

我想想自己真是可耻！

下午，包餃子吃，每个班里都鬧嚷嚷地十分高兴。

班長叫呂光和我兩人到井邊去洗蒸籠。呂光知道指導員和我談了話，他說：“一個人要經得起批評，還要自己在思想上接受批評，这样才能進步。”

吃完下午飯，班長要到東園鎮去買點東西，連長同意他帶我們四個新战士一起去逛逛東園鎮，雖然那只是個很小的市鎮，但是在海島上已是十分珍貴的了，大家都覺得十分愉快。

山路像一條細長的帶子，有時盤繞在起伏的山崗上，有時伸展到海邊寬廣的沙灘邊。

晴天的海洋有多好啊！這樣平靜的像翡翠一樣的海面，這樣深遠而蔚藍的天空，那些飄動的白雲有的真像一匹飛奔的戰馬，有的又多么酷似一位禿頭的老翁，一些不知名的水鳥在平坦的沙灘上悠閒地散着步，幾個漁家的孩子正涉着齊膝蓋高的海水在捉什么小魚。

班長領着我們在這海邊的山路上站住了。

這裡，在延伸出來的山壁下，露出一個蔣軍留下的破碉堡，這個狡猾的暗堡正好給前面另一條延伸出來的山壁擋着，透過前面山壁上的一條天然的隙縫，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個沙灘的全貌，而在沙灘的前面想透過這條隙縫找到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暗堡背后的山坡上，静静地躺着十四个坟包，在埋葬的同一天种在墓的四周的松树苗，如今和人一样高了。

班長默默地脫下帽子，走近矗立在墓前的一塊高大的石碑。石碑上刻着：

为解放这个島嶼而獻出自己珍貴的生命的  
我們最敬愛的战友……

下面是十四个不朽的名字。

班長撫摸着石碑，輕輕地叹息着：“真不容易啊！”他停下来接着說：“当时，敌人的火力点都給我們的炮火摧毀了；等我們冲到这里，想不到这个山壁夾縫里还躲着这个……”

“班長，”小賀忽然拉住班長說道，“那我們为什么不也在这里修个暗堡呢？”

“当然要修的，”班長贊許地望了他一眼，“我們修得比他們的还要隐蔽，还要坚固，要像鋼鑄的一样！”

“你們看！”班長戴上帽子，指着前面的海洋、水鳥、以及因为捉到什么在欢呼的小孩，“这么好的地方，海里有捉不完的魚，海灘有晒不尽的鹽——你們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

小賀搶着說：“那边是祖國的大陸。”

“对了！”班長点点头，“这么好的地方，又站在祖國大陸的面前，你們說，祖國人民叫我們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們要守住这个海島！”我們四个同聲回答。

夕陽落在西山頂。翻上这个山峯，已可望到東園鎮一堆簡單而雜亂的屋頂，但是我已經完全不想去逛那個市鎮了。

“……修得比他們的還要隱蔽……堅固……像鋼鑄的一樣。”班長緩慢而堅強的聲音老在我腦子里响着，烈士墓碑、松樹、小孩的歡呼……剛才的一切都像深深地烙在我的腦子里，闊

得我很不安。

“……像鋼鑄的一樣……我們要爭取提前完成……”可是我，唉！真該死，每天還打不滿二十筐，還提前完成呢？……自己還老是不想干這種活！可耻！

我恨不得馬上跑回去，馬上跑到工地去！

### 五月十三日

今天我很高興，因為七班昨天介紹的經驗，我也都用上了。

今天比昨天多打兩筐半。

### 五月十六日

找穿門的人越來越多了，連長今晚上總結了一下，這星期單我們連就創造了大大小小十四條經驗，里面有五件都已經推廣到全連，有兩件已推廣到全營。

還有，已經有七個人達到標準產量了！

連長号召我們每一個作業手都要大膽地找穿門，下星期爭取百分之百達到標準產量。

連長說，還要成立技術研究小組，專門研究和推廣有用的經驗。呂光也是其中一個組員，我相信他下星期一定會超過標準產量的。

開周末晚會的時候，我主動地要求上台唱了個小調，唱完了，大家再要，我又唱了一個。

### 五月十七日

吃过中饭，和呂光上東園鎮，路过一个小学校，我們进去參觀了一下。

看見那些小凳子、小書桌，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小的時候，也總算好歹上了兩年半小學。那時，最操心的就是考試；考試的時候，老師總是再三叫喚着：

“先挑容易的做，把難的留在最後做。”

這倒是真的。要是第一道題目就給卡住了，心就會焦急，像要蹦出來似地，結果越急腦子就越糊，到末了連後面容易的也答不上來；要是挑容易的先給答上，剩下難的就是把它擋淺在上面，心裏也不会像那樣焦急。

想着想着，又想起敲石子的事。

石子堆里有種“頑固蛋”，平常的石子最多兩下就捶開了，對付那些“頑固蛋”至少也得六、七錘才打開它，有時候連打十多錘它還是穩如泰山。

這種石子雖然十塊里只有一、兩塊，可是最耽擱時間，要是——

我就和呂光商量起來：要是碰上“頑固蛋”干脆不動它，那會不會提高產量？不過，這樣一來剩下的“頑固蛋”叫誰來對付它們呢？

### 五月十九日

技術研究小組決定採用這個建議，決定明天先找十個人來試驗一下：規定三錘打不開的石子就放在一邊，十個人中，專門指定一個人收集這些石子，然後，由他用大鐵錘來敲。

我也被指定參加這個試驗。

### 五月二十日

今天我工作得特別謹慎。快到收工的時候，心也就忐忑得更厲害——不知道試驗是否能提高產量？

呵，真想不到！

我們十個人一共敲了三百四十五筐，平均每個人超出了標準產量四筐半。真想不到我們創造了全連的新紀錄！

我簡直高興得要跳起來了！

晚上點名的時候，我第一次被連長指名表揚。連長說我肯動腦子，要大家向我看齊。連長又說：“好的經驗一定要大家來掌握才會產生力量。”

### 五月二十五日

隊長他們今天又給我來了信。

區里的水庫已經動工了，我們里村的民兵隊全部參加，並且還和大康村（區里的重點村，誰知道以後到底誰是模範呢）挑了戰。他們說，要把工程縮短四分之一的時間，質量還要更好。

我馬上給他們寫了回信。

我說：“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超額完成每天的作業，最多的已打滿五十筐——快要達到原計劃的一倍了。”

我特別告訴他們：修國防工事也等於是戰鬥，因為修國防工事就是為了戰鬥需要。而且，我們現在是一手拿鐵錘一手握槍的——因為這裡是海防最前線啊！

### 六月九日

九連昨天介紹來的“雙手握錘法”，今天由我們技術研究小組先來試驗。

一只手握錘，一只手把住石子，本來就是不合理的；右手的勁頭總像給左手牽制着，有勁也像使不出來。這回把左手給解放了，兩只手的力量都加在錘子上，威力可就大啦！

九連想的辦法：把石子用兩只鞋底夾住，這樣，石子就逃不

掉。不过，因为锤子下去的劲大了，石片子飞起来的劲也大，而且很容易打到脸上。

我們想办法把坐的矮木凳再加高一些，这样子兩只鞋底就不是夾住石子，而是半踩半夾住它，石片子飞起来就給鞋底擋了下去。

### 六月十二日

現在，差不多每个同志都学会了“双手握锤法”。

參謀長說，這是我們碎石作業中的一个大貢獻。可不是？以前最多的同志也打不滿八十筐；而現在，打滿一百三十筐的作業手，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回想剛动工的时候，誰會相信能有这样的成績！从十筐到一百三十筐！

可是誰又能想到以后呢？

### 六月三十日

今天早晨，工兵部队开始灌第一个堡。

我們的石子供应任务提前了半个月，他們的准备工作也提前了半个月。

每个班派兩個代表去參觀，班長指定呂光和我去。

工地真像一个戰場。

攪拌机沉重地轉动着，發出“轟轟”的吼声，震动器拖着又粗又長的電纜“荷荷”地長鳴着，發电机飞快地轉动着皮帶，還不斷“嘩啦嘩啦”地顫动着。

山谷在震蕩着，山峯也像在微微地顫动。

运输队像一条長蛇似地从山脚下一直伸展到山頂，搞固手戴着厚厚的棉手套，握着又粗又長的鋼条……每个人臉上都現